



休息

王實味著

行 印 局 書 華 中 海 上

新文藝叢書

息 休

王實味著

1930

中華書局出版

民國十九年四月再發行
民國十九年五月再發行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分發行所

北平天津張家口石家莊邢合保定
濟南青島太原開封鄭州西安蘭州
成都重慶長沙常德衡州漢口南昌
九江安慶蕪湖南京徐州杭州溫州
福州廈門廣州汕頭潮州梧州雲南
遼寧吉林長春哈爾濱香港新加坡

著者 主編者 發行者 印刷者 印刷所

新文藝書局 休息 (全一冊)
定價銀二角五分

(外埠另加郵匯費)

王實味 徐志摩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五七五〇)

實薇的序

我至欽仰至敬愛的涵哥！

兩年前的今日，正是一個英逸俊拔，極端反對自殺的青年，你，因為種種的壓迫，憤激，悲哀，失望，病苦，以致不得不拋棄了一切而葬身於我們故鄉濱水中的時候！光陰是如何地飛快呀！此刻，在這寒月黯淡寒風陡峭的淒清之夜，我閉目冥思着，涵哥！你那和霽靜穆的面貌，你那明哲澈底的議論，你那滔滔傾瀉的雄辯，你那剛毅狂熱的精神，甚至你那我未曾目睹的悲壯的死！——都一一顯現在我底眼前，我不禁清淚橫流了！

涵哥！我真愧對你！我們同學六載，愛若兄弟，關於你個人和家庭的一切，我都很詳細地知道；在得到你底噩耗以後，我也曾發願要寫一篇激昂悲壯，淋漓盡致的小說，把你介紹給現代青年，哪知兩年來萍踪浪

跡並受了許多創傷的我，直到今年暑假才又來北京過這學生生活，中間既無多餘閑暇，又恐沒有文學天才不能把你那偉大的人格表現出來，以致直到今天，已是你底兩週紀念日了，還未寫出一字來！涵哥！親愛的涵哥！你底薇弟是萬分對不住你了呵！你原諒我嗎？

今夜，從晚餐後到現在，我把你離校後給我的十一封信讀了又讀，心頭充滿了憶戀，憤悶，悲哀；我決計把牠們拿去發表，讓大家多認識認識這滿佈着魑魅魍魎的萬惡社會，領略領略你那堅苦卓絕大無畏的精神，使你底英魂永在。你那鋒利的筆，寫出你那烈焰般的情感，怒濤般的血潮，必能使讀者感受得更深切些。

你留給我的絕命書中說，「我只是要到那澄明靜冷的清波裏，休息休息我疲癯了的精神，調劑調劑我枯涸了的血液，潤舒潤舒我燒焦了的靈魂；——待我恢復了我原有的力時，再和這妖魔社會搏鬥！我是不會死去的喲！」涵哥！雖然你寫那信時，神經想有些變態了，但你那無上的「力」，確切是永遠活躍，永遠不死，永遠不會磨滅的喲！好！你底死

並不是自殺，你是去休息休息，恢復你底力量；就用「休息」兩字作你遺書的標題吧，你以爲何如？

親愛的涵哥！現在我執筆追憶着我們過去的友情，感到這滿目荆棘的人生路上，失去了你這樣一個勇敢英俊的愛友，我是如何地慘痛！滿腹辛酸，叫我從何說起？兩年來的薇弟，也沒絲毫什麼可告慰你的，不過對人心的鬼蜮，社會的黑暗，更多更深了解些罷了。可使你聽見喜歡的，便是我已從一個柔儒的書生變成個勇敢的人生戰士了，——這也許是受了你的感化。

涵哥！以上的幾句話，就當我今夜祭你的誄文吧！

實薇謹誌于北京 一九二五，十二，二，夜深。

休息

第一信

實微我弟！

在淒風冷雨中，我結束了快樂的學生生活，離開了寄居三載的梁，離開了學校，離開了你和親愛的朋友們；我懷着滿腹鬼胎走向這黑暗齷齪的社會路上來。素日自命洒脱不羈的我，心頭也不免有種種的疑慮與憂恐，不知此後的世界，對於我將呈一種什麼狀態！

校門前匆匆話別，在滑稽的碧波底笑語中，大家都沒感到別離的悲哀，我十分感謝他底美意。那駝背的車夫在泥濘中把我和簡單的行囊迂緩地拖到車站，忽促地買了車票以後，已聽見火車將到的汽笛聲了。車開行時，小雨還霏霏不斷地浙瀝着，上下車的又極寥寥，站台上現出一種暗淡淒涼的況味。幸而我再三阻止你，沒曾送我；不然的話，在這

種情景之下握手言別，雖不是從此天涯地角，但幾年來同居同食，愛逾兄弟，乍然勞燕分飛，能不有一番深劇的傷感嗎？車中乘客也極稀少，平常坐兩三人的轎上，多半是一人獨佔了。我伏窗外望，凝視着白茫茫的煙雨，迷漫得天地渾然合一，心裏只覺得空落落地，並無苦或樂的感覺。在迷惘朦朧中，飛過了幾個小站，不知不覺已抵鄭州了。下車後天漸漸昏黑，站台上瓦斯燈已經點着了；寒風加緊地吹，把細微的雨點，凝成了晶瑩的六瓣雪花，紛紛飄落下來。

南下的火車已經售票了，我把行李囑託一位鐵路警察照看着，爭擠着打了車票，隨後又把行李掛了牌子。踟躕於月台之上等候車來，襪鞋已全爲泥水濕透了；雪花仍不住地繽紛飛落，寒風嗚嗚，襲人欲慄。旅客們都亂忙忙地招呼同伴，搬運行李，我只覺孤另另地心頭有種莫名的淒酸。直到八鐘一刻車才到站了。

京漢車到底擁擠得利害，車廂中被站着的乘客和堆積的行李充塞得毫無空隙，我僅能在車門外得個立腳的地方，幸喜不會把行李隨

身帶着，車開後雪雨雖止了，但嚴厲的冷風刮得煞是起勁，加以火車迅急地飛行，風勢覺得更大；我又僅只穿了件空心棉袍，只凍得索索抖戰。過新鄭後，才在車內得着半席撓角，休息我麻木僵硬的雙腿。

夜中，車聲軋軋地前進，旅客們有的伏在行李上呼呼酣睡，有的交頭接耳，唧唧輕談，有的吸着煙捲把眼光向同車的人們來回地睨着；車中充滿了炭酸和雪茄混合的氣味，沉悶得連呼吸都覺吃力。我形單影隻地呆坐着，不知不覺，千頭萬緒的思潮掀起了：中途輟學的痛苦，愛友別離的悲哀，過去的失望，前途的渺茫，……一起一伏地盤踞在我紛糅錯雜的腦海。我悔恨當初不該讀書；作一個無知無識的農夫，數畝薄田，自耕自食，朝暮承歡於老母膝前，飽享自然風景與天倫樂趣，是多麼優游自在？不上學既不耗費，又可在農作上從事生產，家中也不至像現在這般債台高築，哪能會有此刻這種種的內心痛苦呢？但我即刻又覺得那是太消極了；而且，在我們這混亂紛擾的中國，就想做老實百姓，怕也不容易吧？後來，自己安慰自己，想到以後家中再不用典質借貸地供給

我學費了，在郵局每月又可賺二十八元的薪金，老母弱妹，可以過較安適的生活了；負債也可以慢慢地償清；雖然脫離了學校，自己還可以半工半讀，也不慮無錢買書了。……心裏似乎稍安靜一點。

今晨六時，天纔微微發亮，還是陰霾霾地烏雲重疊；站役高嚷着「駐馬店下車！」我從昏沉中驚醒過來，方知已到目的地了。下車後在一家小客店稍事休息，就叫店伙爲我僱了個苦力，揹着行李，領我來這裏報到任事。據說此地已連陰半月了，滿街都是泥漿；我如臨大敵似地，心頭怔忡着，忐忑着，跟隨那苦力，靠檐下緩緩地走，穿過幾條小巷，不一刻便到這郵局污穢的門前了。

當我踏進這局門的時候，便看見左首一間黑魆魆的小屋內，地上滿鋪着麥草，橫七豎八地躺着幾個和衣而臥的檻樓郵差；院中亂堆着許多裝得臃腫的帆布郵袋和龐大蠢笨的籐筐，一個着藍色制服的信差，持着一支鉛筆和一本簿子，狠張忙地似乎在核對清查筐袋的數目。這種種紛亂雜連的現象，使我起一種似厭惡似憂恐的情緒，覺得我是

墮入另一個世界了！因為還不到七點鐘，又加是陰雨天氣，局長和辦事人員都還沒起來；那藍衣信差問明了我底來歷，引我到三間湫隘陰暗的房中休息等候着。據說那屋中是「包裹處」，滿屋堆積着更多的郵袋；西間地上，更有許多零件的包裹之類亂堆着；東間靠窗的辦事桌上，零亂地放着些紙筆和郵局特用的墨油盤，日戳，橡皮墊等物；桌左首牆上掛一張滿積塵垢的郵政地圖，右首是一個分成許多方斗的木架，中置許多不知名的單冊。那信差告訴我他姓袁，他底職務是投送快信並幫辦包裹處。他告訴我這局中人少事多，公事麻煩極了，又說他每天早四點便要起來接火車，一直到下午一點才能休息一個鐘頭，以後便直到十一點才能睡覺。他底話句句沉着地觸進我底耳鼓，微妙地激盪我底心湖，我只靜默昏沉沉地聽着，心頭充滿了莫名的悵惘，莫名的苦悶。

「十三件，二十八袋，五筐！」一個口操京音的局員高嚷着進來，打斷了袁信差底談話；他又把手中幾個不知裝些什麼的黃色信封往桌

上砵然一丟，說道，「老田，簽字！」——現在還睡呀！」接着東首套間裏有人半睡不醒地呵了一聲，又勉強提高了聲音說，「唔！先放那兒吧。」——真不得了！昨天夜裏封包裹到下兩點才睡覺。」說畢又是一聲帶着哈欠的悶倦的咳嘆，床聲吱啣了幾下，大概又睡去了。經了袁信底介紹，我知道那北京人姓金，是管什麼「封發處」的；裏邊睡着的田先生便是包裹處的管理員。那姓金的和我應酬了兩句，說聲「回見」，又張忙地回對過的房中去了。這情形使我益信局中事務的煩忙，心頭似乎更壓重了些。

不耐煩地久候着，身上覺得非常疲倦，忽聽院中有人說局長起來了，我便打起精神，由袁信差引導着去見他。在衆目集射中，我像童養媳初見公婆似地，僞促着把開封總局所發的公函交與他，期期艾艾地回答他底問話。最後他客氣了兩句，叫我今天暫且隨便帮大家做事，明天才正式辦公。——現在，我已經算作了一天郵局局員了。

這是我踏進這醜陋社會的第一天，我底感官，對於週遭接觸的一

切，都覺得異樣，我只能用說不出三字來形容；以後再細談罷。現在要告訴你的是，今天我曾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愉快，因為想到這是第一天用自己的力量換來飯吃；但同時又感到一種微妙的痛苦，因為這地方在我底眼中，已現出了惡魔的暗影，在向我作狞笑。微弟！看我怎樣向前掙扎吧，我也並不畏怯。我這次半途廢學投身到社會上來，你知道的，是爲了經濟和環境的種種壓迫；如果可能，將來我還是要繼續求學，去幹我們所要幹的事業的；即令受些痛苦，也是實地的人生經驗。望你好生努力！

下午六時，接到你轉寄來的家信，母親說：「……涵兒，書是讀不起了，有什麼法子呢？難爲你十八歲的孩子，能考取了郵務，我以後也可吃碗安頓飯了。也不枉我爲你辛苦一世。以後辦事要小心，身體要好自保重……」我讀時不禁掉下幾滴酸淚來。兩年未見的慈母，只嘆喜孩子有了能耐了，哪知我心頭的萬千苦痛呵！

在學校時，我們常常詛咒社會的不平，黑暗，但平平安安地讀書求

學，究還沒感到牠直接給與我們個人的顯著的影響，現在我深深地感到了！我覺得這社會根本就不是一類應有的社會；我相信在真正的人類社會中，無論何人，只要他願意，都可以受高深的教育，求高深的學問；可是現在，我一個熱烈地需要求學的青年，爲了什麼金錢的關係，竟不能在學校讀書並且被逼着來作這不適宜的工作了！金錢！金錢是一種什麼東西？在校中我比任何人都節儉，比任何人都吃苦，爲什麼那些花花公子倒不因浪費而輟學？父兄的供給？他們那些政客官僚父兄底錢是從那裏弄得來的！我底父親在中華民國光復時犧牲於革命隊裏，我底母親自父親死後，含辛茹苦地把我從六歲撫育到現在，他們對國家對社會都有無上的功勳，爲什麼他們底孩子倒連求學的權利都要被社會剝奪去總而言之，徽弟！這萬惡爛污的社會，應是我們攻擊毀滅的對象，我們要向我們在校所定的目標努力，去實現我們理想的世界。

昨夜在車上澈夜未眠，現在覺得困乏極了，不再多寫了罷。徽弟？此時想你已下罷自習課了，你正想念着我吧？

秋涵十二，三，十六，夜十時

第二信

薇弟！

到此兩旬以來，我疲頓的腦海中不知受了多少刺激，生了多少變化！我是在過着痛苦麻木的生活，我所期望的半工半讀的計劃，已成了鏡花水月了！兩信皆收到；你叫我詳細告訴你我底工作與生活的情狀，真是一言難盡！我已從一個生龍活虎般的青年，一變而為一個機械的奴隸了！只就工作時間說，從早七時到夜十時，差不多沒半點閑暇，甚至連吃飯都無定時，而且每飯都是生吞硬嚥地填下肚裏，丟下碗箸便即刻又要繼續這木死的工作。因為一切手續都不諳習，更覺特別忙碌，所以一直耽延到現在，才在暗淡的油燈下，振作起疲乏的精神答復你。

這駐馬店郵局在河南，據說是個出名煩忙棘手的局子，因為辦事人不多而局務則麻煩得利害。往東經汝寧，沈邱，以至安徽潁上一帶，往西經泌陽，南陽，以至陝西商南一帶，以及附近各小車站的郵件，都經由

此處轉寄。我管的部分叫「掛號處」，專管掛號郵件，更是這局中最麻煩的部分。

我底工作情形大概是這樣：在我這張長五尺寬三尺的辦事桌上，滿排着七八十本印就格式的冊子，叫做「掛單」(Registered Letter Bill)；每本上都標着一個地名如北京，上海，徐州，漢口，……背後的桌上還有十幾本，是往東西兩路——旱班——去的。所有本局收寄和外局發來轉寄的掛號郵件，得一件件地先分別路綫夾入應發地方的「掛單」裏，然後在印就的空格中，逐件填寫牠底掛號號數，由何處寄，收件人姓名，寄往何處等等。每天至少七八百過往郵件，每件需寫十餘字，固然是鉛筆草書，已儘够使你腰酸背疼了。還有什麼封裝，核對，銷號，……等等，更要費許多麻煩機械的手續。除「掛號處」底事情以外，還要兼辦快信的發寄，雖不似掛號郵件那樣繁多，但又須分一番心力；其餘什麼「查單」啦，(Tracer)「驗據」啦，(Verification Certificate)「回執」啦，(Acknowledgment Returned)更鬧得頭昏腦脹！——不多說了罷，我寫來也覺得頭

疼！不細說明，你也莫明其妙，不知是些什麼東西！呵呵，這可詛咒的機械生活！

「微弟！你當然知道的，我並不是希求安樂，更不是不能吃苦，我早覺得『不作工的不吃飯』是天經地義的真理，不過——微弟！我做的這是什麼工作呵！據說在西洋最苦的苦工，一天也僅只規定作八小時的工作，其餘的時間可以娛樂，讀書；然而我底工作每天差不多有兩個八小時了！工餘的時間腰酸頭疼，尙休息不過來，更那裏說得上讀書和娛樂！尤其使我想起便悲憤欲狂的，便是這萬惡社會剝奪了我應受的教育，壓迫着我拿宏富的精力來幹這麼牛的工作，斲喪我心靈的活潑，使我變成一架肉做的機器！」

做這種煩重的毫無生趣的機械工作，已經使我像烈日下旅行於沙漠之中一樣，像在沸鼎中煎熬一樣；而最使我難堪的是還要受那些所謂「老人」的同事底揶揄！他們藐視我這新來的弱小者，處處以白眼加我，與我以輕侮的惡意。在他們之中，除了前函所訴的田君而外，其